

## 女性哥特视野下的《伤心咖啡馆之歌》解读

朱丽君

(洛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2)

**【摘要】**女性哥特将性别与体裁有机地结合,是女性作家以哥特体裁为载体、以哥特因素为手段,探究父权制社会里女性的共性问题。20世纪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充满浓郁的哥特色彩,透露出作家处于萌芽状态的女权意识。本文结合女性主义视角对文本中的女性意识、性别身份、黑色幽默式的氛围和“家”的双重意义等女性哥特元素进行分析,探讨作品中蕴含着的对父权社会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二元对立的质疑和控诉。

**【关键词】**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女性哥特;女性主义;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4-0044-04

## 引言

哥特(Gothic)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持续发展并影响广泛的传统,女性哥特作为它的一个独立分支逐渐发展起来。最早提出“女性哥特”概念的是女性主义批评家艾伦·莫尔斯(Ellen Moers),在《文学女性:伟大的作家》(Literary Women: The Great Writers, 1976)中她将“女性哥特”定义为“18世纪以来女性作家创作的哥特小说”,莫尔斯认为女性哥特恐惧的源泉不是传统哥特里的神秘力量和超自然因素,而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焦虑,这同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特有的性别角色的禁锢性规定以及以性别为导向的人际关系息息相关。70年代的女性主义评论家从心理分析角度来阐释女性哥特文本,揭示造成女性心理创伤和个性压抑的社会根源。80年代的女性哥特学者受后结构主义、拉康心理学和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把女性哥特看作“女性写作”的重要形式。当前,女性哥特文学研究领域呈现多元化的视角,打破作者和读者身份的性别局限,将性别同社会身份的其他层面结合起来,拓宽了女性哥特研究的视野。从本质上说,女性哥特研究是将女性主义理论引入哥特小说研究的文学研究领域,以女性主义理论和哥特理论为背景逐步发展起来,它成为女性作家表现女性意识、表达女性内心隐秘的恐惧以及向父权制社会抗争的文学体裁。同时,将女性视角置于哥特文学的研究中,也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开拓了崭新的空间。

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 1917-1967)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南方女作家。她擅长运用怪诞的表现手法,生动地描写形形色色生理残缺和心理变态的南方平民,成为“南方哥特式小说”的代表作家。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1951)是她的扛鼎力作,作品以独特的视角、精巧的构思和细腻流畅的笔调讲述了一个怪诞的悲剧性三角恋,麦卡勒斯对人物性别角色、性属关系和生存状态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将大量的哥特元素融入到主题渲染、情节安排和手法创作中。本文将女性主义理论与小说中的哥特元素结合起来,运用女性哥特理论对《伤心咖啡馆之歌》进行解读,考察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性别角色,剖析传统的性别规定对女性的压制和扼杀,审视文本中所折射出的女权主义思想。

## 一 女性意识的凸现

女性哥特定义的第一点就是凸现女性自我意识,表现女性寻求自我意识的过程,女性哥特文本着眼于描写女性人物在父权社会寻找自身女性意识的艰难历程。《伤心咖啡馆之歌》中,麦卡勒斯塑造了爱密利亚这个具有强烈女性自我意识的经典形象,同时也展现了女性意识在男权意识沉重的压制下,女性在精神和心理上遭受的侵害,从而揭示出父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困境。

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主人公爱密利亚和马西结婚之后,镇上的人都盼望新娘能够有所改变,他们“指望这场婚事能让爱密利亚脾气和顺一些,让她像一般婚后的少妇那样,长得丰腴一些,而且最终成为一个靠得住的妇人。”<sup>[1](P44)]</sup>由此可见,男权社会的婚姻制度扼杀着女性作为主体存在的意愿,女性要想摆脱附属于男性的生存状态,就必须主动反抗支配统治她们的男权社会。充满抗争精神的爱密利亚选择置她于附属地位的传统婚姻制度来予以抵抗,她蔑视社会规范,拒绝被改造成为“顺从”的主妇。整个新婚之夜,爱密利亚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度过,规避任何可能威胁到她独立自主的性侵犯,这种拒绝异性性关系的举动充分体现了她

收稿日期:2011-10-13

作者简介:朱丽君(1975-),女,河南新乡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外语教学。

摒弃传统女性角色、维护女性独立和纯真的意识。由于不能接受男权社会设定的“已婚女人”的角色,她把作为男权社会代表的新郎马西撵出家门,这桩一共持续了十天的婚姻成为当地有史以来最没有道理的一次丑闻。爱密利亚在反抗传统婚姻压迫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独立自主精神证明了女性并非天生就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有权也有能力成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故事的最后,爱密利亚和马西展开了一次真正的决斗,“在这严峻的关头,更强者是爱密利亚小姐,……爱密利亚小姐的力气更大些。”<sup>[1](P102)</sup>在经历了既灵敏又凶狠的拳斗和摔跤之后,“她终于使他劈开了腿躺平在地;她那双强壮的手叉住了他的脖子。”<sup>[1](P102)</sup>这场惊心动魄的决斗极大地彰显了女性的强大、勇敢和智慧。

## 二 女性性别身份的双重性

女性哥特中的女性多是父权制文化中所谓的“非女性”,她们质疑男性中心话语,拒绝父权社会赋予的母亲身份和角色,努力挣脱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渴望成为独立的女性。女性哥特杀死了男权话语中的“天使”,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暴露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性别观,质疑男权社会所作的性别规定,有力地支撑了女性主义。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爱密利亚这个男女气质结合体的身份不定性和可变性颠覆了传统的性别划分,她敢于挣脱枷锁和挑战男性权威地位的行为捍卫了女性的尊严,展现了女性的力量。

爱密利亚有着典型的男性特征,她体格强壮,黑而高大,骨骼和肌肉都长得像个男人,拥有着壮实的、毛茸茸的大腿,能吃四盆半生不熟的烤肉。爱密利亚有着男性化的身手,做香肠、盖房、酿酒、木匠活,样样得心应手,她曾经对一个高大魁梧的律师大打出手,结果对方只剩下半条命,就连结实的马西也被她打落掉牙齿。爱密利亚在小镇上享有权威的地位,她凭借自己的双手成了全镇最富有的人,拥有镇上最大的建筑物以及咖啡馆、酿酒厂、锯木厂和农场,没有人敢在她的店里赊账。爱密利亚还是全镇都信赖的医生,精通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治,能够自配草药。爱密利亚权威的获得和巩固不仅靠其男性化的智慧和力量,而且还与她的男性价值观密切相关,她的创业经历本身就是“美国梦”实现的过程,而她的处世原则归根结底则是一种将人“物化”的倾向。与此同时,爱密利亚身上散发着女性气质。在行医方面,她是个公认的好大夫,却唯独对妇女病束手无策,并且一听到这种病就会羞涩难当、无所适从。她对儿童患者表现出体贴的母性,为他们特地配制了完全不同的药,温和的多,也

甜的多,在手术前,会让患儿吃饱喝足睡着,病人还不等醒来担惊害怕,手术就已完成。当不顾一切地爱上驼背表哥李蒙后,欢愉的恋爱唤起了她女性的温柔和细腻,她处处包容他、信任他、照顾他和取悦他,只要李蒙一不高兴,爱密利亚就会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此外,爱密利亚服装的变化也体现出自身性别的矛盾性,在对待狱中归来的前夫马西的态度上,她的矛盾心理达到了极致,面对罗锅的背叛和马西的挑衅,爱密利亚一反常态地刻意表现出女性气质:“她把她的工裤收了起来,老穿以前逢到星期天、参加葬礼、出庭诉讼才穿的红裙子,”<sup>[1](P80)</sup>并且一直到决斗当天才又穿上了那条工裤。

## 三 恶棍式男性形象的颠覆

女性哥特传统中的男性常以恶棍式英雄形象出现,他们压制女性,企图控制女性意识,让女性成为他们的附属品,他们是女性哥特中需要驱逐的对象。《伤心咖啡馆之歌》颠覆了女性哥特传统中的恶棍式的英雄形象,夸大地表现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控制。

麦卡勒斯突破女性哥特传统,塑造了马西这个非英雄式的男性恶棍形象。马西代表着主流社会,与不公正的社会一起对女性构成威胁,共同压制女性,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马西可以称得上是男性气质的典范,他禀性邪恶,粗暴残忍,却偏偏对孤僻古怪的爱密利亚情有独钟,为了俘获心上人的芳心,他痛改恶棍流氓形象,变得遵纪守法,知书达理,并为收买爱密利亚精心挑选礼物——蛋白石戒指、粉红色指甲油、印有心心相印图样的银手镯和精美贵重的糖果,还主动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转让给她。然而,在企图通过婚姻达到使女性就范于传统性别角色的愿望落空后,他立即打回原形,发誓在这一生里一定要实施报复,并且最后果真将报复行为付诸实践。爱密利亚对传统女性性别角色的拒绝构成了对男性主导地位的颠覆,因此她必须要被打败,而最终爱密利亚也的确遭到了“惩罚”,在强大的男权社会的联合压制下她被击倒,回归到了文化所规定的女性行为框架内,她“仰天躺在地上,伸直了胳膊,一动不动。”<sup>[1](P103)</sup>三年之后,“爱密利亚小姐从奇霍请来一位木匠,让他把窗门都钉上了板子,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呆在紧闭的房间里。”<sup>[1](P108)</sup>此外,李蒙对爱情的无情背叛同样体现出男权社会不允许女性过分强大,故事的结尾爱密利亚对于反抗的无奈放弃揭示出女权斗争的艰难性。《伤心咖啡馆之歌》对男性人物的塑造极其客观地展现了男性对女性的迫害和压制,勾勒出女性在男权压抑下的

生存状态,进而形成了对男权社会的质疑和挑战。

#### 四 黑色幽默式的女性哥特氛围

女性哥特将哥特写作手法运用到文学创作中,虽然没有恐怖刺激的暴力情节,却始终贯穿着诡异迷离的气氛。麦卡勒斯善于将幽默讽刺与恐怖诡异融和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哥特格调——黑色幽默式的诙谐。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作家采用夸张诙谐的叙述基调、现代漫画式的人物塑造和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情节对父权制社会进行揭露和抨击。

其中,爱密利亚的怪异形象和性格构成了对当时盛行的男权中心主义和男女二元对立性别观的无情嘲讽和鞭挞。爱密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男人婆,吃苦耐劳,精明能干,令男人们都自愧不如;她经营工厂、开咖啡馆、盖房子、补鸡笼,样样拿得起来;她事事计较,从不吃亏,特别热衷于打官司和诉讼,却慷慨无偿地为人们看病;她敢做敢当,虽然对异性之爱毫无兴趣,却不顾周围人的鄙夷的眼光和恶毒的猜忌,真挚热烈地爱上了罗锅李蒙。与爱密利亚相反,《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男性往往虚弱无知,麦卡勒斯用夸张和隐喻以及漫画式的幽默和讽刺将他们展露无遗。恶棍马西从来都不出汗,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是如此,实在是不可思议,“他身上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卑劣品质,就像一股臭味一样牢牢地依附着他。”<sup>[1](P79)</sup>李蒙的年龄始终是个谜,“当有人直截了当地问罗锅他有多大时,他坦白地承认他也说不上来——他不知道自己来到人世已有多久,是10年呢还是100年!”<sup>[1](P98)</sup>织布工人梅里·芮恩好管闲事,酷爱造谣,他“身上有三天发一次的疟疾,这就是说他三天就要发一次烧。所以有两天他呆头呆脑、脾气乖戾,可是到了第三天他就活跃起来。有时候他会相处一些怪念头来,绝大部分都是莫名其妙的。”<sup>[1](P18)</sup>这些夸张到极致的描写令人忍俊不禁,张扬到几乎失真的对照形成了对男尊女卑的二元性别观的合理解构和彻底颠覆。同时,麦卡勒斯还将幽默调侃与女性受压制的境遇结合起来,在调侃之外,隐含着对荒谬、不公正的男权社会的讽刺。因此,这种诙谐幽默不是轻松明快的,而是黑色的,充满着无奈与不满。

#### 五 咖啡馆:象征性的“古堡”——女性的精神家园

女性哥特渐渐走出中世纪和程式化的“凶怖的古堡”,将故事放在本时代的现实环境中,但故事中仍存在一个哥特古堡的象征。在女性哥特里,“古堡”是“一间自己的房间”,现实生活中与之对应的便是“家”。“家”是女性身份表达的延伸,代表女性

生存空间和主体性,既象征禁锢女性自我的父权社会,又是父权文化压抑下的女性作家情感体验的载体,同时也是女主人公的精神家园。如果说男性哥特把“古堡”当成物,那么女性哥特则把“古堡”视为精神的象征。

《伤心咖啡馆之歌》中,咖啡馆作为一个“家”的意象出现。对于爱密利亚来讲,“家”原本是一片自由的天地,提供了一个可以让她无拘无束施展个性、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家”逐渐成为女性受压迫的关键场所。爱密利亚为了取悦罗锅李蒙,将杂货铺改成了咖啡馆,添置了“一架极好的机器钢琴”,于是,咖啡馆成了小镇居民喧嚣娱乐的场所。马西作为男权文化和意识的代表,在罗锅李蒙的邀请下,无视“家”的主人的切身感受,强行进驻了咖啡馆,这无异于等同将叛逆的女性重新纳入到父权制社会的庞大体系中,因此,爱密利亚心灵的空间阴霾一片,变得孤独、焦虑、抑郁、懊恼和狂暴。马西的到来侵占了爱密利亚作为女性特有的生存空间和主体性,唤起了她压抑着的由于处在男权社会受压迫和禁锢而产生的焦虑,正是这种焦虑感使“家”失去了特有的安全感和温馨感,变得诡异而陌生。于是,在数日的剑拔弩张对峙下,忍无可忍的爱密利亚最终选择同马西在咖啡馆进行决斗。然而,就在爱密利亚即将取得胜利的紧要关头,李蒙突然从空中窜出进行偷袭,协助马西取得胜利,并在夜幕的掩护之下偷走所有的财物,杂碎钢琴,捣毁咖啡馆,之后双双离去。最终,绝望无助的爱密利亚将自己闭锁屋中,过上隐居隔绝的生活,她精神死亡的灾难性结局其实就是“二元性别观”压力下个体自我分裂的必然结果。从此,“家”从女性的精神家园变成禁锢女性自我的牢笼。

#### 结语

“女性哥特”的提出不仅标志着性别视角开始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引入哥特研究领域,而且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开拓了一片崭新的空间。麦卡勒斯生长在具有悠久“南方哥特文学传统”的美国南部,在创作《伤心咖啡馆之歌》的过程中直接受到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现实生活中性与性别的困惑渗入到她的灵魂,父权社会的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作用于她的心灵,于是,个人的坎坷经历和特殊的文学背景造就了麦卡勒斯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思想主题。《伤心咖啡馆之歌》中,不论人物的最终结局如何,女性哥特所蕴含的对父权制的质疑和控诉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哥特元素的运用也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思想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M].李文俊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
- [2]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3]陈雪媛.《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男女地位[J].世界文学评论:2008,1.
- [4]林斌.《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二元性别观”透视[J].外国文学评论:2003,4.
- [5]林斌.西方女性哥特研究[J].外国语:2005,2.
- [6]徐颖果.女性哥特式:美国的女权主义文类[J].外国文学:2006,5.
- [7]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8]Carr, Virginia Spencer. Understanding Carson McCullers[M].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90.
- [9]David, Stevens. The Gothic Trad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Fleenor, Juliann. The Female Gothic[M]. Montreal: Eden Press, 1987.
- [11]Moers, Ellen. Literary Women: The Great Writers[M]. New York: Oxford UP, 1976.
- [12]Showalter, Elaine. Sister's Choic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M]. Oxford: Clarendon, 1991.

## A Female Goth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ZHU Li-jun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Henan 471022)

**Abstract:** Female gothic blends gender with genre efficiently. It employs gothic as the vehicle and means to probe into female issues in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novella,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by Carson McCullers, a woman writer from American sout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imbued with gothic features and reflects McCullers'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the bud.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the essay analyzes such gothic elements as the awareness of feminism, gender identities, black humor atmosphere and dual significance of home. Also it explores the question about and denunciation of the male-centered principle and gender binary opposition in patriarchal society.

**Key words:** Carson McCullers;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Female Gothic; Feminism; Patriarchy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38页)

(Chinese Department, Heze College, Heze, Shandong 274000)

**Abstract:** Love poetry in *The Book of Songs* were rich in content, and unrequited love poetry was one kind of them. The emotional state of unrequited love between men and women were painted exquisitely and vividly. Similar to the unrequited love state, the subtl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eople had different penetrating characterization, so that each work had emerged a different style of their characters.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Love Poetry; Unrequited Love

(责任编辑:张俊之)